行走杨浦

春江水暖鸟亦知

■傅光达 文

去居家附近的新江湾城公园河畔散步,雨水节气一过,湿地河浜里的水变得欢快流畅、清冽透明,再不像数九天的河水那般严肃、凝重和迟缓。

信步踱到生态观鸟区,遥看岸边草地,草色柔嫩似有若无,但映照到河里,水色已是一派绿盈盈的样子。东南风徐徐吹来,平静的河水轻轻皱起,荡漾出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

水里偶尔有“噗嗤”声传来,不知是鱼儿还是其它水生物在河里嬉戏,我只发现近岸的河里有小蝌蚪和穿条鱼在游,水中央看不真切。此刻,眼光敏锐的白鹭仿佛从虚空中变幻出来,它们早已鸟瞰一切,旋即结队贴着水面扑棱白色翅膀飞行,眼睛紧盯水下猎物,出其不意地将尺把长的黑色长喙朝水里插去,几乎百发百中,待抬起纤长脖颈的时候,它们的长喙上已成功地叼起闪着银光的小鱼儿,然后吞吃,鸣叫“耶儿!”

上述情景被我看到的同时,也被许多双眼睛和生态观鸟亭里架着的长枪短炮似的照相机镜头所摄入。

此时,叽叽喳喳的麻雀最会起哄,它们停在岸边的树上七嘴八舌地议论,是谁第一个发现白鹭啄鱼的,有些没有看到那一幕的麻雀也在欢呼雀跃,叫着高兴高兴。

它们的兴奋劲引来了好些斑鸠,“咕咕咕”地叫。

一群乌鸫飞来竞相炫耀“口技”,叫声嘹亮而又婉转,十分欢快。

一对灰喜鹊和两只黄鹂从铁色的羽杉树上朝已开始泛绿的柳树飞去,它们仄着脑袋发出悦耳的鸣声,穿越进杜甫的诗境里……

“快看水葫芦!”不知谁叫了一声,我赶紧回头看河浜,刚巧观赏到吸睛的一幕:一队,四只抑或五只,“水葫芦”正优哉游哉地在河中划蹼而行。它们在水上漂浮,不时地低头捉小鱼小虾,从侧面看去,它们就好像一个个“2”字在水上平移,非常有趣可爱。

而刚才一批飞行掠食的长脚鹭鸶,也许因为现在肚子里都有了食物,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正在对岸的浅滩上随意走秀。它们真是天生的一流模特儿身材,颈长腿长,步伐优雅,顾盼生姿。

这时上空“扑啦啦”又有几只白鸥飞来,它们在河浜上方忽高忽低,寻机捕鱼。

我的耳朵里忽然无意间灌入身旁一对70岁朝上老夫妻的对话声。妇人说:“这里的海鸥嘴巴不红。你还记得云南滇池的红嘴鸥吗? 就是三年前去云南旅游的那次,红嘴鸥胆子真大,还抢着停在你的肩膀上讨食吃呢。记得吗? 我们还照了相呐。现在疫情结棍哪里都不敢去,幸亏我们当时去旅游。”

老先生不置可否,伸手朝河浜方向一指说:“你快看!”

只见一只黑色的水鸟在水面上亮翅翻飞,我不认识它。妇人也看见了,就问老伴:“这是什么鸟?”

“这是江鸡,又叫红冠水鸡,吃小鱼小虾的。你仔细看,它的头顶有一抹红。”

“嗨,真的呐!”

不一会儿,水面上又飞来几只背部羽毛翠蓝发亮、形状颇像啄木鸟的水鸟,它们炫技似的全身向水里猛扎进去,再展翅飞向空中,赤色的嘴上已有小鱼儿在挣扎。

老先生不待老伴询问,说道:“这是翠鸟,专吃鱼和水生昆虫,漂亮吗?”

“真好看!”

老先生说:“这河浜附近的林子里珍贵鸟类蛮多的。我看见过小鸦鹃、黄喉鹀、白丽鸟、丝光椋鸟和棕背伯劳等交关鸟。春天来了,鸟是最拎得清、最早欢呼的信使。苏东坡有诗道‘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鸟心知肚明,它们应季而出,都抓紧时机出来觅食了。阿拉能春听鸟声,实在是一种清福。”

我心说,难怪孔夫子有“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言,我听了这陌生老夫妻的对话真有胜读多年书之感,当时只觉拂面的春风如酒,眼观赏心悦目的水禽亮翅,耳闻林间鸟儿鸣唱,我沉醉在无边的春意中。

“清明过了桃花尽,颇觉春容属菜花。”(婺源)■唐嘉鸥

诗抒胸臆

春天里的银杏树

■张萌

三棵银杏树
在春风里调整着
孤独的刻度
正如孤独,是一种态度

一瞥间,年少时光
与三棵银杏树
交织在一起,与阳光里
晃动的叶子的阴影
重叠在一起

仿佛只在倏忽间
树叶,又落下了一层
坐在树下,仰头数落叶的
脸,已覆满了沧桑

那些青葱的春天
一如落叶
已飘得那么遥远,所有
记忆的馈赠
成了坚硬的核

玉兰花

■冯如

一夜春风挂蕾来,
纤纤满树却疑开。
复裁鲁缟为裙帔,
绽向墙头云气催。

春的馈赠

■朱祖昌

春风
吹遍了山川和原野,
大地重又披上绿叶。
这是春给我的抚慰,
舒展丰腴的双臂,
拥抱大自然的恩惠。

春雨
点化了万千的花草,
众花吐蕊分外妖娆。
这是春给我的滋润,
洗去年龄的暮气,
澎湃年轻态的心潮。

春雷
唤醒了蛰伏的冬眠,
激活了蓬勃的生灵。
这是春给我的乐音 ,
告别冬天的缠绵,
享受铜管乐的奏鸣。

岁月悠悠

怀念

■张佳 文

早上上班,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早上出去锻炼,回家一看,白羽已经走了。

白羽是一只可爱的白羽母鸡。母亲前年住院期间,在医院做保洁的赵阿姨从乡下带来了几只可爱的小鸡苗。后来,有的不幸夭折,有的是小公鸡,两三个月就开始引吭高歌,只好都送了人。最后就剩下这只白羽小母鸡,我就叫它白羽。

白羽这毛茸茸的小家伙从小无忧无虑,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煞是可爱。后来,它长成了一只几斤多胖乎乎的“鸡婆”。一身洁白的羽毛,红红的鸡冠,黄嘴黄脚,母亲还经常给它洗澡擦拭得干干净净,十分讨喜。

白羽很能干,国庆节期间,才六个月大的它突然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忽然停下来下了一个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隔三岔五就要下蛋。我还特意给它从淘宝上买了一个草编的鸡窝。它也很听话,每次下蛋,都只认这一个地方,扭着胖乎乎的身体从鸡窝洞口钻进去,安安静静地在里面趴着下蛋,然后钻出来“咯咯哒”大声报喜。这两年元旦和春节这样的好日子,它也坚持生产。母亲笑着夸它功劳大,还专门找出一个小本子给它记账。

白羽很黏人,你走到哪,它都飞快地跟着跑过来,胖乎乎的身子跑起来一摇一晃,爪子在地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你要出门,它会围在你身边侧着头看着你,轻轻地咕咕哼几声。

像人睡前一定要洗漱一番一样,它一定要用嘴把自己的羽毛上上下下认认真真梳理一番:翅膀、肚子、尾巴,然后才慢悠悠趴下,缩成一个白色的大绒球,慢慢地闭上眼睛开始打盹,甚至还把头藏在翅膀下面,旁若无人睡得可香了。

那是它对人怎样的一种信任啊。有时候母亲在房间睡觉,它就乖乖地在母亲床下缩成一团睡觉。

白羽有自己的“语言”,不像黄鹂的叫声悦耳,但绝不是“百啭无人能解”,也不是“隔叶黄鹂空好音”,它用不同的声音表达自己特定的心情。平日里它经常萌萌地咕咕哼几声,那是它在寻找食物。如果遇到了喜欢的食物比如小虫,它会一边啄一边发出急促的兴奋的咯咯声。家里有挂着的衣服突然掉下来落它身上,会把它吓得大声咯咯哒直叫唤。最有趣是它下蛋时,如果你碰碰它尾巴,它会发出一声粗厉的长长的叫声,好像在大声抗议。

疫情期间,我长时间不能回家,母亲就拍小白的视频照片,微信发给我看。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今年最冷的寒潮眼看就过去了,春天马上就要到了,谁知白羽竟然这样猝然而亡。

鸡外貌也许并不鲜艳美丽,叫声也不婉转悦耳,模样还有些傻乎乎,人们形容起来是“呆若木鸡”。

但是,老舍先生曾经在《母鸡》一文中写到:“她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她有了一群鸡雏。她伟大,因为她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就必定是一位英雄。”

这小小的生命,也是大大的英雄。

世相百态

老周小周小小周

■冯诗齐 文

老周是我们小区物业的老职工,手下一帮年纪比他小很多的乡亲,都是他带到上海来的。由于见的世面多,年纪又最大,所以在物业公司中颇有威望,顺理成章担任清洁班班长,把这一摊最苦最累的活安排得妥妥帖帖。

小区里作为景观的小河、池塘,每年要清理几次河道底泥。每当此时,老周指挥清洁班全体出动,在放干了水的河底排成一字长蛇,手拿扫把、水枪,逐步推进。此时,站在岸上发布号令的老周,不亚于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

其实,对于清洁班来说,日常的楼道清洁、路面清扫等等,都不是什么大事,每天的垃圾箱才是重头。在垃圾分类实施前,他们一天要好几次从小区各个角落收垃圾箱,然后用三轮车拖到小区的垃圾房,经分拣后,集中到垃圾压缩机内压缩,以备清运。

实行干、湿垃圾分类后,干垃圾照常处理,湿垃圾就有点麻烦了。特别是一到三伏,这些汤汤水水的厨余下脚,怪味冲鼻,在闷热的垃圾房操作,真叫够戗! 不过在老周的带领下,一帮清洁工倒没有怨言,哪怕每天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一定保质保量。

小周是老周的儿子,本是物业的水电工。由于技术出色,加上人老实,还肯动脑筋不是闷头死干,前几年被提拔担任了小区的物业经理,成了老周的顶头上司。

做了经理,自然事情多。上级下级、内部外部,手机电话不断。小周并没有“飘”,仍然保持低调。对业主投诉的响应速度,十分迅速及时,可谓“有求必应”。对于业主的种种诉求,小周永远是面带微笑,好商好量。特别是,遇到小区的一些施工项目,这个周经理常常身先士卒,撸袖子就干。大家一致的印象是,从没有看见小周发火,尽管他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有些业主要求高,比较“疙瘩”,对于小区环境的治理意见颇多,小周耐心十足,三番五次上门沟通。

我们这个黄兴绿园小区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各项设施老化,毛病日趋显露。这几年,电梯故障、水管爆裂、路面破损……各式各样的问题接二连三。物业无小事,遇上停水停电,影响居民生活,每当此时,即便半夜三更,即使抢修时间再长,作为经理的小周都到现场。

前几天,我们业委会同小周在一起开例会,无意中听他漏出一句,说他已经通过了行业高级技术资格考试。

小周的宝贝女儿,当然就是小小周了。小女孩还是个小学生,不认生,在小区一帮阿姨之中很得宠。一次我见她在物业办公室写作业,知道是小周的女儿后,就逗她说,你爸是小周,那你是“小小周”吧!

小小周喜欢凑热闹。去年居委会换届改选,小小周也挤在投票点,帮着给选民发放瓶装水,忙活了好一阵。人人都夸,这样的小孩,以后比他爸更出息呢!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